

塞 外文苑

■李浩

又是一年盛夏季，清水河县北堡乡，巍巍明长城毅然矗立于苍翠的山川之间，就在这放眼望去一派葱茏之中，一条条、一片片明艳的黄色突然之间闯入你的眼帘。

这，就是北堡乡老熊沟村委的黄花基地。北堡乡位于清水河县南端，坐落于明长城脚下，处于内蒙古和山西交界处。这里是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处，明长城遗址、古村落、石窑洞、原始农耕文化在北堡都有独特展现。

老熊沟村是北堡乡的一个村，毗邻老牛坡村，近几年，老熊沟村委利用闲置和流转土地，种植起了面积70余亩的黄花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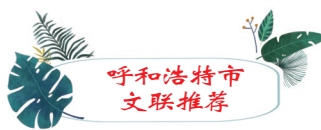
黄花，学名萱草，属于百合科萱草属，又称金针菜、七星菜、宜男草等。不过，它还有一个文人墨客都喜欢的名字叫忘忧草。《诗经》记载，古代有位妇人因丈夫远征，遂在家居北堂栽种萱草，借以解愁忘忧，从此世人称之为“忘忧草”。

黄花是我国特有的土产，大约已栽种了两千多年，是一种药食兼可的植物，黄花的花有健胃、通乳、补血的功效，哺乳期妇女乳汁分泌不足者食之，可起到通乳下奶的作用；根有利尿、消肿的功效，可用于治疗浮肿，小便不利；叶有安神的作用，能治疗神经衰弱，心烦不眠，体虚浮肿等症。习惯上各种萱草的根入药不分，而作为食用只用黄花萱草的花蕾。本地人用黄花炒鸡蛋，或加了青椒、红椒丝凉拌黄花，晒干的黄花可以和羊肉丝炒，也可以在吃面时熬臊子或煲汤。黄花是多年生植物，耐瘠、耐旱，对土壤要求不严，地缘或山坡均可栽培。其根部耐寒，春季萌发早，它的叶丛，自春至深秋始终保持鲜绿，花色明黄艳丽，花期长，也可以作观赏花草。

苏东坡曾赋曰：“萱草虽微花，孤秀能自拔，亭亭乱叶中，一一芳心插”。他所述的“芳心”，就是指母亲的爱心。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风俗习惯，清水河自古以来就有栽种黄花的历史，每当女儿出嫁怀孕，母亲都要在农历六月黄花开放的日子采集黄花花蕾，煮熟或用开水煮熟了，然后整齐地码放在麦秸茬菜(用高粱秆缝制的盛放食品的器物)上，在六月天最火热的阳光下晾晒干，然后保存起来，等候女儿月子的的时候就带上一包。有的人家里没有栽植黄花，也会跟左邻右舍或亲戚朋友要一些。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也是母亲送给女儿的一份深爱。现在，人们生活水平好了，有的农家房前院后种了黄花，也不会把花蕾全部采摘了，而是留下部分来观赏。

又到了一年一度黄花采摘的季节，北堡的山坡沟洼里，烽火台墩下，洋洋洒洒地开满了黄花，远远望去一片明黄艳丽，吸引了过往行人的驻足，也吸引着远方游人的慕名前来观赏。

北堡老熊沟忘忧草——长城脚下道亮丽的风景线！



长城脚下忘忧草

种田老把式的父亲

■谢祥涛

父亲不识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种田人，田地是他的战场，收获的粮食是他最得意的作品。是一个种田老把式，无论是提篓撒种还是犁田耙地扬场，田里的活没有不精通的，在种田这行当里，父亲是绝对的行家。

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在土地上摸爬滚打，在我的记忆里，他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好像没有父亲村里的农活就没有人能干似的。父亲的手很巧，农闲和晚上，他用山上砍的荆条和竹子编成揽子等，换回来零用钱，用于解决我们的学费。

父亲一生老实勤劳，但特别爱研究种田的方法和技巧，我童年时，父亲每天都是干的最重最累的活，干的总是人家不愿意和干不了的活。我问过父亲：“您就不能干点轻松简单的活吗？”他说：“习惯了，重活累活总得有人干，别看这些重脏累的活，都是技术性很强的，别人怕是干不好。”父亲很享受干活的过程，他干活不用蛮力，善于用巧劲儿，经常“独创”一些省力省

时的好方法，干活时经常面带微笑，劳动效率极高。记得有一年，队长让他和另外一个人犁水田，总共是5亩多，队长“欺负”父亲分他犁3亩多，父亲连问都不问，驾牛就干，在犁田的过程中，父亲用改进的新方法进行作业，结果比那人提前一小时完成任务，这让队长刮目相看。其实父亲一辈子就是这样，为人安排，从不推辞。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劳动是我们的本色，人要不怕吃亏，只有多吃亏才会逼自己快想办法，办法多了劳动就省劲了，劳动效率也高了。父亲一辈子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吃亏中总结出很多的种田技巧，最终成了种田的老把式。

生于大别山脚下的父亲，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几亩田地七零八落地分布在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里，多年来，父亲春种秋收，一个人，在庄稼生长的间隙里，还放牛和积肥，种菜卖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消耗了毕生精力，父亲辛劳的付出让我们一家人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父亲已经

将他的一生融入这片虽然贫瘠但他依然深爱的田地之中，一生不眠不休，不离不弃。而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虽不至于五谷不分，但我着实愧疚。无论是犁田耙地还是割谷，都稀里糊涂马马虎虎。这对于作为种地老把式的父亲而言，是看不上我所做的农活 的。也许是父亲不希望儿子像他一样，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所以，父亲也没有固执地传授我更多的农活技巧。

父亲已经离开他深爱的土地近四十年了，他那老把式的种田技术和本领至今村里也无人能超过。如果父亲今天还在，他一定会为他的那些种田技术落后了而着急，会进行努力改进。但如今现代化建设已经给农村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种田已经很轻松了，不用像父辈那样辛苦和披星戴月的劳作，而且收成是好多倍增长。父亲在土地上勤劳的身影将成为一束光，照亮着后人前行的路，激励着我在人生的路上不惧困难勇毅前行。



感恩有您
庆幸有您
承载着诞生与希望
节日快乐！愿永远安康！



夏日的思念(外一首)

■吕成玉

夏日的风情
在六月酝酿发酵
炎热一浪高过一浪
涌向家乡的柏油路
蜗居钢筋水泥之林
呼喊总被乡音拽长
那时时萦绕于心的缱绻
濡湿了亦梦亦幻的思念

掠过绿茵参差的田野
我看到父亲的音容笑貌
穿越流年的星河
浮现在蛙声如歌的仲夏
一米八零的个头
撑起老屋的重负
一脉世代相承的善良
擦亮了十里八乡的口碑
用一簪清溪的眼神
校正着儿女的言行
将一颗挚爱的心撕碎

分给每个孩子

父亲如炬的目光
照亮攀登书山的阶梯
导引横渡学海的云帆
在浩浩长风中破浪
一个悄无声息的决策
定格我传道授业的人生
工作与生活的重负
在叮咛与嘱咐中卸下
笔耕不辍的执著
携着父爱走向诗和远方

村庄的四季
始终交织着袅袅炊烟
父亲的身影总是
牵着日出日落
往返于乡间路
闪烁在一亩麦田
与朝阳拔节的峥嵘

往事，隐没在夕阳的余晖
唯有村庄的山水
激荡日益枯萎的心田
唯有思念的情愫
在夏日的雨季缓缓流淌

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是绵绵春雨
滋润儿女的心田
四季葱绿，默默拔节
穿过六月朦胧的雨帘
我看到，父亲眼中播撒的希冀
已枝繁叶茂，瓜瓞绵绵
正葳蕤后辈的家园

父亲的爱，是肥沃的土壤
种植善良忠厚热情
收获家族人丁兴旺
我人生的田园

因吮吸丰富的营养
长出大片的诗歌灵感
浸满雨露
父爱是取之不尽的素材
思念是吟唱不绝的诗行

父亲的爱，是和煦的阳光
温暖家族每一个细胞
抚平了抚儿女育的惆怅
挺直脊梁的子孙
赓续爱的基因
汩汩流淌

在这雨水泪水交集的日子
我要捧读父亲的爱
再次品味其厚重与隽永
细怀言传身教的每一个情景
让安息于故土的父亲
庇佑子孙苗秀
四季顺安

时光流影

■孙虎原

退休后住进城市，生活条件优越了许多，可是再也嗅不到草地庄稼菜园散发的芳香，听不到河滩塘坝此起彼伏的蛙鸣……而且时间一长，对季节的更替也很淡漠。

当年我正是父母膝下的顽童，与分门另户的兄嫂们同住一个大院，土窑洞八九间。窑脸前拉有一根晾衣服的铁丝，燕子特别乐意圪蹴在这根铁丝上东张西望、交头接耳、梳理羽毛。为了吸引燕子安家，哥在窑檐下钉些小木橛。

终于，一对燕子开始在我和父母居住的窗口上方垒窝了。它们不辞辛苦，从水岸边衔来湿泥，其中还要夹杂一根草茎，就着小木橛有次序地堆叠。据说，燕子的唾液很特殊，和在泥中有较强的黏合性。也别瞧不起那根草茎，它增强了泥的拉力，使巢巢更加坚固。我常常呆站在院子里，看燕子一趟趟把黄豆大的泥团填充在窝的缺口处。父母多次劝导说：“你要站远点，不能拿着竿子晃荡，那样燕子怀疑你伤害它们。”

两只燕子大约经过一周多劳作，终于将燕巢垒好，像半个柳编的小筐箩嵌在屋檐下。燕窝从外表看毛毛糙糙，内里却很光滑，然后铺上细软的杂草、羽毛、破布等。这一系列施工和装修过程，显示出燕子高超的“工匠”技术。

一对燕夫妇住进自己搭建的新房，就开始产卵繁衍后代了。那是它们最幸福的时光，每天早早起床落在对面铁丝上，“呢呢啾啾”将熟睡中的主人唤醒。有时会招来好多同伴，场面异常热闹。我不晓得它们是举办一场特别的演唱盛会？还是庆祝好友乔迁新居？

过了些日子，连续几个夜晚见铁

丝上有一只燕子不回巢。我把此事告诉父母，他们说那是另一只燕子在窝里孵蛋。半个月以后，忽然听到燕窝里“啾啾啾”的声音。两只燕子繁忙地往回捉虫，每一次回来蹲在巢沿口，里边就有四五个“黄嘴丫”张开，争先恐后等待喂食。

燕子是捕捉飞虫的能手，有时像箭一样直窜云霄，有时一个俯冲垂落下来、有时上下左右翻飞、有时贴着地面或水面掠过……凭着千变万化的飞行技巧，猎物手到擒来。因此，燕宝宝成长很快。

约莫25天以后，燕孩子的羽翅基本丰满，开始在燕爸燕妈的指导下学习飞行与捕食，活动范围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看着它们兴旺发达的景象，我们全家人非常高兴。

……

我从童年到青年时代，始终住在乡下有着八九孔土窑洞的那个大院。寒暑易节年复一年，燕子来了又去了又来。我相信，第二年飞来的这一对，还是上一年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形影不离的那一对吧，或者是它们的孩子。

燕子每年到来，总要把巢穴彻底清理一番，有时还要把窝加高加固。记得冬天燕子离去的时候，燕窝也曾被损毁过，但来年还是在原址上重新建起。“燕子不住愁人家”，有一窝或几窝燕子惠顾，全家人似乎有了信心，都心往一处使劲往一处使，朝着共建和睦幸福家庭的方向努力。

人到老年，时常生出对往事的眷恋——故乡大院老屋檐下的燕窝，是我茫茫人生路上难忘的记忆，是绵绵回忆中特有的快乐。

灯下漫笔

■卢江良

一次周日聚餐期间，文友周勇说，明天晚上，要请一位远道而来的老师吃饭，问我能不能一起聚一下？因儿子学校安排八九两个学年夜学，我周一到周五每晚负责接他回家，没时间出席这类聚餐。我刚要谢绝，文友突然讲起了跟那位老师的往事：有一次，他在她的课堂上写作文，被发现了，老师没收了他的作文簿。

课后，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文友以为，老师一定会狠狠地训他一顿，但没想到的是，老师非但不训，还夸奖了他，说他写的作文蛮不错的，并鼓励他以后要好好写作。就这样，启发了文友的文学梦想，使他后来成了一名作家。

听了文友周勇的讲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他的邀约。

因为这件事，我也想到了自己以前的几位老师。第一位，是我小学二年级上学期的数学老师，叫丁永祥。当时，他来教我们时很年轻，我们叫他“小丁老师”。因为还没结婚，丁老师住在小学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每天晚上放学，他总会召集我们的一些学生，到他的小屋里，给我们辅导数学。那个时候，我们农村孩子的学业没在这般繁重，从没上过“课外辅导”，丁老师算是开了先河。当然，他的辅导是纯义务的。这位小丁老师，尽管只教了我一个学期，但在我的心里，他是最好的老师之一。

老师

迄今，虽然过去了四十多年，即便后来他成了中学教师，但我二十岁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还有一位老师，是我高二上学期的语文老师，叫董铭杰。我在2016年写的一篇散文《写作路上的“明灯”》中，曾专门写到他——他毕业于浙师大中文系，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在《浙江日报》发表诗歌和散文。他后来教我们语文之前，我每次写的作文议论，总被高一的语文老师批为“乱七八糟”，但他认为我的观点“别出心裁”，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让我从此立志成为一名作家。虽然董老师后来弃教从政又下海经商，但我三十多岁时，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特别在我2010年兼任《国家湿地》执行主编起，他还成了忠实的特约作者，每期杂志写稿，直至2016年因病离世。

我还想起儿子小学时的班主任陈咏梅老师。在儿子刚进她的班级时，她见他长得特别瘦小，颇为他的健康担忧，便时时观察他的行动。之后，宽慰地对我妻子说：“卢聪玩耍时，勇猛有力，很健康。”后来，她又发现我儿子偏食厉害，除了瘦肉和鱼，几乎不吃其他蔬菜，学校提供的午餐，他差不多都不吃。因为担心我儿子的营养跟不上，她便建议我妻子，每天的午餐在家里做好带去学校。

我记得，在儿子入学不久，我去参加过一次家长会，她当着全班家长的面说：“虽然我只是一名小学老师，但我自认为是一名教育家。”对儿子六年的教育，我认为她确实无愧于“教育家”这个称号。

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师说》里说，“师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但我觉得一位真正优秀的老师，除了“传道授业解惑”，还需要用“人性的温度”，去温暖每一位学生的心灵。像文友周勇的那位老师，虽然我现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尚不知道她到底是他哪个阶段的老师，也不知道教过他哪门课，但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宽容”和“鼓励”，温暖过周勇的心灵；再说我的丁永祥老师和董铭杰老师，还有儿子小学班主任陈咏梅老师，他们的课教得如何，对于现在的我和儿子而言，也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曾经的那种奉献、认可和关爱，至今仍时时温暖着我们的心灵。

声明：本报所采用部分图文无法联系到作者，请相关著作权人持权属证明与本报联系，本报将支付稿酬。联系电话：6564069

遥远的燕窝

